

心若无尘听雪声

江初昕

寒冷的天气阴沉了好些日子，雪子下着下着，声音变小了，天空中开始飘起了带角的小雪花，继而，掺杂着柳絮般的大朵雪花，从灰蒙蒙的苍穹中飘然而至，漫宇琼瑶，如歌如诗，亦梦亦幻，这是冬天里最美的旋律。漫天的雪花从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落，一粒粒、一片片、一朵朵，鹅毛般飞舞，好似一群银色的蝴蝶，盘旋着，翻卷着，在空中尽情展示着曼妙的身姿，又如一群冰清玉洁的白衣仙子，欢快地落入凡间，柔软雪花如棉絮般圣洁，似云朵般轻盈，悠然地飞向大地，给大地一个深情而温柔的拥抱，原野顿时一片晶莹的银白。云飞无痕，雪落有声。

夜晚听雪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喜欢在冬天的夜晚，临窗远望，屏气敛声，侧耳倾听雪落的声音，那是季节发出的轻柔叹息声。那种声音细小、微弱，不易察觉却动人心弦，需要用心去感受，用心去聆听，才能捕捉到这动人的天籁之声，才能读懂冬天里这神圣的乐章。每一次声响都仿佛敲击着心扉，每一片雪花都仿佛飘落在心间，抚慰着困倦

的心灵，纯洁着迷失的灵魂，融化和滋润着脆弱的生命。

听雪可以在树林里。“剩喜满天飞玉蝶，不嫌幽谷阻黄莺”是一种风花雪月的浪漫，能听见玉蝶挥动翅膀的声音；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是一种大气磅礴的浪漫，能听到千万棵梨花刹那间盛开的声响。通往树林的山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，广袤的山野敞开双臂，那白玉般的雪，让褪去浓妆的大地变得素净淡雅。枝头间，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，树枝压弯了，一副负重累累的样子，走在树底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团白雪从树上落到跟前，冷不丁吓了一大跳。一团雪落下后，树枝被弹起，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周边枝头上的积雪也纷纷掉落。竹林间不时传来“簌簌”的声响，那是雪从枝头跌落的声音，和着雪粒沙沙飘落的声音，一唱一和，一高一低，错落有致，节奏鲜明，犹如一曲浑然天成的天籁之音。竹子也被积雪压弯了腰，在风中不停地摇曳着，终于承受不住积雪负重，发出一声脆响，竹子拦腰被折断，在寂静的山林间

尤显得空灵超脱。

听雪还可小溪边。原来“哗哗”流淌的河水，顿失滔滔，溪水在冰底下汨汨流淌。氤氲的河面上雾气如丝如缕，轻纱飘渺，大片的雪花落在河面上，顿时销声匿迹，没有了踪迹。白雾飘渺的河面仿佛是搭建好的舞台，那飘落的雪花就像是前来表演的舞者，尽管没有律动的音乐，但雪花姿意飞舞，上下翻飞，左右跳动，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。耳边汨汨的溪水，天籁间茫茫一片，倾听雪落的声音，倾听的是一份心情、一种意境。在这个冰冷的季节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敛气息声，用心倾听雪花的倾诉，聆听来自天空的问候。

陆游诗言：“青灯耿窗户，设茗听雪落。”写出了袅袅茶香中，窗前赏雪听雪的情景，别有一番心境。清人张潮在《幽梦集》中这样写到：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方不虚生此耳。”这位雅士把听雪看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值得玩味。

村庄冬天的树

徐晟

村庄冬天的树，是一幅朴拙的简笔画，三笔两笔，勾画出清瘦坚毅的轮廓。想起鲁迅先生笔下，院子里的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还是枣树。

村庄冬天的树，有钢筋一样的外型，像祖先的骨骼，又像村庄留守老人的手臂，数九寒冬，对抗着风霜雨雪，坚守着脚下的一方土地。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雾。北风其喑，雨雪其霏。读懂了乡村冬天的树，就读懂了坚韧和信念。

村庄冬天的树，在月光下的夜晚，最有韵味。晚饭后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疯闹。闹够了，靠在树干上歇息。人影，树影。月光勾勒出粗犷的线条，斑驳一地。像素描，像木刻，也像淡墨写意。正当你浮想联翩，忽然有人捣乱，使劲摇晃树枝，树影婆娑，有“动枝生乱影”的妙趣。

冬天的早晨，常常有雾。村庄像海洋中的船，树是船上的桅杆，梦幻般的景象，一副天然的水墨画。

太阳迟迟不肯露

脸，村庄还睡在一个慵懒的梦里。芦花大公鸡跳上土墙，用力拍打着翅膀，伸长脖子叫了声绵长的“咯—咯—咯——”。两只喜鹊，一前一后从巢里钻了出来，它们在老柳树上跳着、叫着。沉寂的乡村终于醒了，小狗跑到稻场上撒欢，炊烟爬上烟囱的旗杆。村庄的冬天温暖起来。

下雪了，村庄的树多了几分妩媚与生机。原本生硬的枝条，因为一场雪，变得柔润丰满起来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打开门，望着银装素裹的树木，恍惚间回到了梨花盛开的春天。

村庄冬天的树，不喧哗，不虚浮。简约刚毅，谦和大度。风侵雪压，初心不变。一如朴实敦厚的乡民，淡泊安详。

三毛说：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。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……”如果真的可以做一棵树，我愿意做村庄冬天的树，丢弃一切琐碎，回到最真的本我。

冬至是一尾鱼

王志兰

冬至是一尾鱼，伶俐身披金光，游走原野

翩然拉扯羁旅者衣襟

巧妙潜伏在故乡荷塘自在吸啜着红莲芬芳

最是寒凉而暖润时光跳跃在丰盛热闹餐桌

清浅溪流里畅游不休闪着野性光滑与狡黠

成全一质朴素雅节日邀请阖家笑谈新故事

流连于天涯游子心坎

冬至是一尾鱼，伶俐身披金光，游走原野

小姐妹英英

孙江勤

认识英英，纯属偶然，英英的丈夫作为大陈公司的项目经理来衢州修路，刚退休的她就跟着丈夫来玩耍。

我的丈夫作为业主代表也在管理这条路，因此我也经常到项目部玩。第一次见到英英就是在项目部，她坐在那里安安静静，细眉细眼，头发带点斑白。知道我是老师后，一开口温温柔柔的声音就让人悦耳：“你是老师啊，我最喜欢老师了，老师有文化懂道理，我还希望我儿子找个做老师的媳妇呢！”几句话下来，我立刻对英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英英说话慢慢的，声音柔柔的，她总是说：“我们女人啊，要保重身体，不能生气，身体好了，啥都好。”有时她会拉上我去广场跳舞，一边乱跳一边哈哈大笑，像个孩子般纯真。有时她也会在丈夫面前嗲嗲的，把她丈夫惊出一身冷汗，她又哈哈笑上一阵，然后扭头跟我说：“女人要多笑笑，身体才会好，身体好么，啥都好啦。”周末我带着英英逛街，她一会摸摸这件一会儿摸摸那件，说这件给儿子好帅的，那件给老公好看的，讲得最多的是她的公婆对她很好，每年冬天都给她熬阿胶吃，她总是强调：“是把阿胶熬好了，放在瓢羹上，水

放边上，再过来叫我吃啊。”她说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会难过地感叹一句：“现在公婆都走了，没人熬阿胶给我吃了，已经很多年没吃阿胶了。”每当这时，英英有些黯然，眼睛看向灰蒙蒙的天。

英英的丈夫因为要经常回杭州总部，英英也跟着一会来衢州，一会回杭州。杭州前一天，必是英英最忙碌的一天，她会吧丈夫床上的衣服被单床罩全部洗干净，然后蹲在厕所里，弯着身子，忘记吃饭忘记午睡，就那么洗啊洗，她说这样下次来睡才舒服呀，等衣服床单晾晒在太阳下，像万国旗那样在风中飘飘，英英敲着酸胀的背，很耐心地指给我看，然后又很仔细地抹平衣服的边边角角。我说：“你不累啊？”她就温温柔柔地说：“还好的，习惯了呀，家务活都是我干的呀。”我心里暗想，娇娇弱弱的英英原来是贤惠的女主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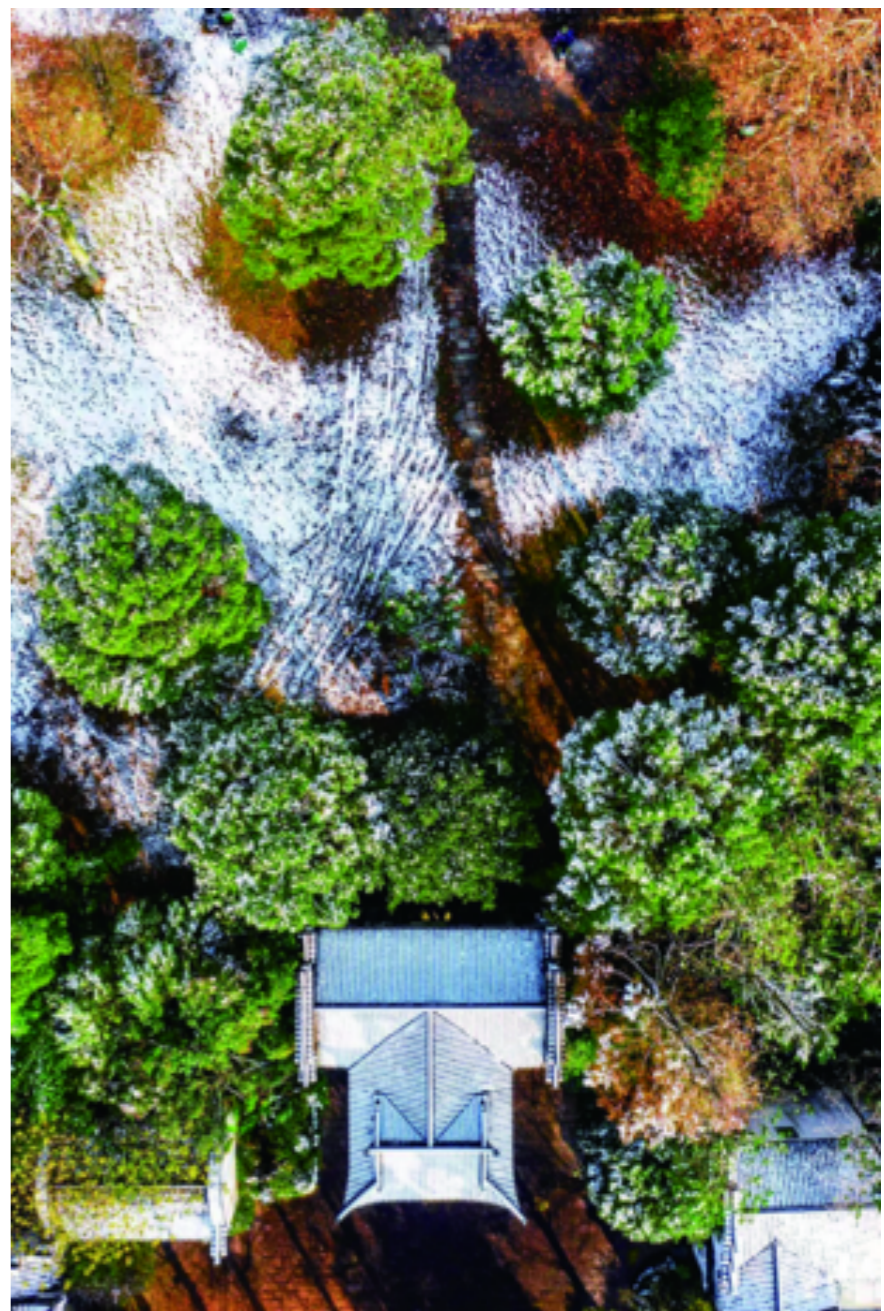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吵嘴，英英着急地很，整天陪着我，怕我难过，怕我生气，她反复说着：“你不要生气啊，女人不好生气的，生气了伤身的啊。我跟老公吵架，我就要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我就吃好吃的，饭都吃两碗哩。”这里劝着我，那里就电话丈夫，让他赶紧去劝说我丈夫，然后还加上两句：“男人不能让女

人生气的啊，生气伤身的啊。”看着她忙碌的身影，听着她温柔的话语，我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，英英还是个劝架高手呢。

英英有个做律师的儿子，高大英俊，是英英的骄傲。那天，她把儿子的律师资格证拍给我看，她说我们要保重身体，等着享福，周游世界。我说我喜欢坐绿皮火车，她说对对对，有上下铺的那种，慢悠悠地坐，吃点零食，聊聊孙辈，说得我们又哈哈大笑。被她一描述，立刻觉得生活美好得像一块漂亮的糖果。

英英回杭州了，她每天会不时播报她的行踪，拍她的厨艺，制成抖音发给我看，抖音里的她永远是笑意盈盈，温温柔柔的样子。有一次，她说要把抖音卸载了，原因是玩抖音眼睛太累，不玩又控制不住，但是只过了一天，她又把抖音装起来了，她说抖音的世界太精彩，没了抖音，生活好像少了点味精，听得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英英虽然已经五十四岁，却像少女般可爱善良。有些人注定一辈子纯真，就像一张没有浸过笔墨的宣纸，质地柔软且自带芳香，英英就是这样一种女人。



雪落柯城

朱欣慰 摄

雪后

李昊天 摄

